

宋慶齡與孫逸仙之戀

東方美人宋慶齡的故事之二

● 周谷（華府中國現代歷史研究所主任）

最奇妙的政治交往

中外古今，英雄愛美人，美人愛英雄，才女配才郎的結合，最為人們欽羨，政治領袖情有獨鍾的奇戀艷遇，自易流傳廣遠，為人們茶餘酒後的談助，更是言情小說家最奇妙的題材。

民國社會史中，東方美人宋慶齡和孫逸仙的婚姻，應該是傳奇、纏綿悱惻，動人心弦的篇章。

宋慶齡與孫逸仙的交往，結緣於宋慶齡小姐的父親宋查理。宋查理是孫逸仙發動革命最早的同志和贊助人。宋慶齡曾對人說：「孫逸仙常到上海我們家來，我小時候從未想到有一天會和他結婚，我父親是基督教徒，也是早期孫逸仙組織裡的同盟會會員；辛亥革命時，幫助孫逸仙鼓吹革命所需的宣傳品，由父親以印刷聖經的名義秘密出版，危險時父親極力庇護孫逸仙」。宋查理家把孫逸仙視同他們宋家家人中的一份子。宋慶齡在少女時代把孫逸仙看成是高不可攀的英雄人物。

一九〇八年（民國前十二年）宋慶齡小姐芳齡十二歲，從上海前往美國南部喬治亞州的衛斯理女子學院留學，這時孫逸仙在中國發動的大革命正進入最緊張的階段。由清廷通緝逮捕孫汶（滿清政府行文把政治犯孫逸仙寫成孫汶），孫逸仙經常在海外逃亡，直到一九一二年辛亥武昌起義，革命成功，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，孫文（逸仙）當選臨時大總統為止。

這一時期，宋慶齡在衛斯理大學哲學系唸書，據她的同學校友和老師回憶說：宋慶齡是個有學問，嚴肅有理想，溫柔好思考的女學生，文章寫得很好，曾任校刊編輯，非常關心國家大事，是一個熱情洋溢的革命者，同時也是中國理想主義和改革者，更是孫逸仙的熱心擁護者，她對孫逸仙的仰慕與敬愛可說是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宋慶齡的穿針引線

宋慶齡與孫逸仙的相識相戀到結婚，有助於宋慶齡小姐的介紹，穿針引線。一九一二年（中華民國元年）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組織成立，孫逸仙當選就任臨時大總統，宋慶齡的大姐宋霽齡被延聘為總統府的英文秘書，她和她父親宋查理在總統府內替孫逸

仙辦理機要工作，按理說宋家父女兩人都是總統府的新貴，然而民國新成，國事如麻，宋藹齡和宋查理是和孫逸仙共患難，最親密的僚友，不是共享安樂的官吏，尤其宋藹齡為孫逸仙工作，照拂孫逸仙的公私生活，無微不至，無話不談，是孫逸仙最親愛的部屬和密友，宋藹齡和她父親宋查理密切配合與孫逸仙相處得極為融洽。一九一三年，孫逸仙發動打倒袁世凱的運動即國民黨的二次革命，革命運動失敗，宋查理將家中部份產業變賣，前往日本追隨孫逸仙，繼續從事革命倒袁工作，宋藹齡仍舊擔任英文秘書，宋藹齡這時年紀不小，有了結婚對象，不能不嫁人了。一九一四年（民國三年）宋藹齡與銀行家孔祥熙結婚，一九二一至一九一四年間孫逸仙對外的書信、電文大部份都出於宋藹齡小姐的手筆，藹齡性格保守內向，與人交往一向很矜持，但是她禁不住孫逸仙能言善道的魅力，對孫逸仙十分敬愛。據上海一位和孔家很親近的老太太回憶宋慶齡曾告訴她說：「我（宋自稱）和孫逸仙相識、相戀、結婚，完全是藹齡姐一手促成。藹齡姐一九一四年，二十四歲決定和孔祥熙結婚，姐夫孔祥熙和孫逸仙是同志好友。孫逸仙走了一位美麗能幹的好幫手，非常惋惜，但又不能強留藹齡不嫁。逸仙在失望惆悵之時，藹齡姐對孫逸仙說，我的妹妹慶齡英文名字叫羅沙蒙，正好大學畢業，我樂意介紹她作逸仙的英文秘書，幫忙辦理機密文件，協助逸仙的革命工作，照顧逸仙的生活起居，我相信慶齡一定比我更稱職，但是逸仙必須答應和慶齡正式結婚，不可以像我一樣的和逸仙做做朋友就分手，孫逸仙滿心歡喜的聲聲謝謝，願真心實意的逐步實現藹齡姐的期許。」

宋慶齡於一九一三年六月畢業於衛理斯安女子大學，自美洲搭船回國，八月二十九日到達日本橫濱，探視隨同孫逸仙，同在日本流亡的父親宋查理和母親倪桂珍。孫逸仙對宋查理十分推崇，一九一二年四月孫逸仙致李曉生函中曾說：「宋君嘉樹（查理）者，二十年前曾與陸烈士皓東及弟初談革命者。二十年來始終不變，然不求知於世，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結果，此公不無力。」

孫逸仙於一九一三年八月九日到神戶再轉東京，為安全計，一時無法公開活動。他在頭山滿安排下，住在緊鄰東京赤坂區靈南坂町二十七番地海妻豬勇彥家中，由日本警視廳派人保護並監視。根據日本文書記載，宋慶齡偕她的姐姐宋藹齡於九月十六日往晤孫逸仙，以後十八日、二十日、廿一日、廿三日、廿四日及廿五日相繼往訪晤談有十八次之多。姐妹兩人又於一九一四年元月廿八日、三月二日和三月廿八日赴孫逸仙寓所暢談。六月宋慶齡單獨與孫逸仙接觸漸多，萌生愛意。她的姐姐宋藹齡於一九一四年九月與孔祥熙結婚後，宋慶齡便接任孫逸仙之英文秘書一職，兩人接觸，機會頻繁，雙方情感便在逐漸增進變化之中。

向孫逸仙表達愛意

宋查理夫婦於一九一四年底偕宋慶齡返回上海，長女宋藹齡隨孔祥熙赴山西太古興學傳教。宋慶齡因思念孫逸仙，於一九一五年三月廿七日再到東京，孫逸仙到碼頭親迎嬌客，一道乘車回孫逸仙的客居寓所。宋慶齡大膽熱情奔放的柔情萬種的向孫逸仙示愛，懇切表示願和孫逸仙結為夫婦，同在一起生活，共患難。

宋慶齡生長在中國東南最大都市上海一個基督教的家庭，她家三姐妹三兄弟全都出洋留學，飽受西方文化教育的薰陶，富有濃厚的自由思想，待人熱情新潮，全不像一般中國少女般的怕羞矜持，宋慶齡和孫逸仙在一起時處處表現她的敬慕愛戀的濃情蜜意，她甚至向孫逸仙坦白的一再說出她願以身相許，平時對孫逸仙的熱情體貼服侍示愛，無微不至，宋藹齡早已有話在先，孫逸仙很了解慶齡

的心思，對這突如其來的感情，處於矛盾的狀態之中，一時無法立作決定。在理智方面來說，宋查理是同志好友，逸仙是慶齡的父執之輩，逸仙比慶齡大二十七歲，兒子孫科比慶齡也大一兩歲，他不能和慶齡相愛，作出對不起宋查理夫婦的事體，然而在感情生活方面，孫逸仙致力革命事業將近三十年，在這一漫長的時日裡，他獨自過著感情空白的生活，他的康德黎老師曾經說過：「孫逸仙遠離家園，奔走革命、過流亡生活，世界之大，似乎沒有他的立足之地；他時時面對死亡……。」在這種驚恐、亡命江湖的狀況下出現一位年輕貌美、志同道合極為崇拜他的美人，主動向他獻上愛情，這是任何人都不能拒絕的美人恩情。

孫逸仙的半推半就

孫逸仙是一位熟讀聖賢之書，飽經憂患的正人君子，他對宋慶齡突如其來的艷福，保持冷靜，他半就半推，欲迎還拒。

宋慶齡用感性的聲調說：「我曾經詳細地想過好久，覺得除了幫助你為革命工作外，沒有什麼再使我快活的了。我可以設法解決你所受到的一切困擾，我可以幫助你工作，留著你的一切，我極希望我自己能這樣地獻身革命。」孫逸仙聽到宋慶齡深情的談話，為了讓慶齡小姐口服、心服、為了求得宋查理的諒解，無怨無尤，他站起來對宋慶齡說：「你是這樣的年輕，我已經是一個老人，並且有一個比你年長的兒子，我很自愧地感覺到不足以擔任革命的領袖，你竟願意這樣委身的來幫助我！慶齡！我自怪不應當在你小的時候，讓你聽見許多革命往事。我又自怪不應當讓你再度地接觸這些事，這種饑渴，災難，這種使人們一經受到便無法擺脫的痛苦，你願意等嗎？你能不能回到上海，在那裡住上一段時間，聽聽父母親的意見，我目前暫時不能接受你的美意。」孫逸仙說話時，面色蒼白，他的手攔在附近一只椅子光滑的枱面上，微微地震顫著。

宋慶齡聽到孫逸仙的答話後，輕輕地說：

「有一件事我要曉得，你願不願意要我？我知道你曾經結過婚，但是那已經過去了，目前的事情並無大礙，我認識你的兒子孫科，至于說到後悔，因為我小時候聽到你講過，要是不為一件偉大的事業而生存，那末生命便是無意義而沒有中心了。我在小女孩時代，就夢想著能有一天幫助幾百萬的民衆，成為偉大事業裡的一份子。現在我知道的，祇有一件事，就是你要不要我做你的妻子，永遠幫著你做革命的工作？」

孫逸仙說：「慶齡！我是個不值得考慮的人，我已經老了，你還年輕。」

宋慶齡熱情奔放，無怨無悔，她追隨孫逸仙，欣賞仰慕孫逸仙時，還是一個少女，她的母性以及保護愛人的精神，使她立刻自動覺得有幫助孫逸仙的必要。她同別人在一起的時候，常常是冷僻沉默，當她和孫逸仙在一起時，她便可以充分顯露自己，孫逸仙動人的言行，深深的吸引著她。

孫逸仙也有孤僻的習慣，有時非常冷漠，他同宋慶齡一樣，非常關心人民的痛苦和大衆的需要，往昔，宋慶齡一向孤獨的生活著，自從和孫逸仙相親相愛在一起，她開始認為生命綻放著光芒，她曾多次在工作時候，看到孫逸仙受到困擾後羸弱的樣子，她認為他需要一種永恆而清新的力量來安慰他鼓勵他。她默念說：

「我可以幫助中國，我也可以幫助孫逸仙，他是需要我的。」宋慶齡內心早已下了決定。和孫逸仙同甘苦，共患難。

宋慶齡對孫逸仙深情熱愛，孫逸仙感到萬分快慰，但他很冷靜的告訴宋慶齡：「妳必須得到妳父母的同意才行，我不能對不起妳和妳的父母。」

宋慶齡是個知識崇拜型（註）的女人，她想到和孫逸仙在一起能得到孫逸仙淵博高深的知識傳授，成了名聞世界的英雄人物孫逸仙的夫人，美夢成真，何等榮幸？她聽從謁齡姐姐早已說過的話，她記得謁齡姐和孫逸仙有言在先，慶齡肯定的向孫逸仙說：「我會跟父親母親說的！」我們的婚事無論如何，已經確定，不會再改變了。」

孫逸仙說：「不要妳回來，讓我知道妳父母的意見後，才算決定。」

父母反對宋孫婚姻

宋慶齡終於回到家裡，和她的父母面對面討論婚姻問題，不意遭到強烈的反對。在一個陰冷的下午，在她家的客廳裡，面對著她的父母親，大家先談姐妹們的近況，隨後談到孫逸仙的近況。經過一個短暫的沉默後，宋慶齡遲疑了一下，由於心緒緊張激動，面色顯得蒼白，她一口氣以懇求的聲調說：

「我已經等了好久，想告訴你們一件事，可是我不希望要是不成會破壞我們家庭的歡樂，所以我一直等著。但是時間過得很快，我等待不及不得不說了。我和孫逸仙希望能互相結合，這樣我們可以常常廝守在一起，我可以幫助他不少的忙，而我的心也傾向著革命了。他是一個善良而偉大的人物，所以我現在徵求你們同意我們的婚事，假如他知道我已經把這一件事說明後，那末他馬上會寫信來的。」

宋慶齡說出她的一大心事，宋查理夫婦瞠目結舌；片刻沉靜之後，她的母親倪桂珍講話了：

「慶齡！妳瘋了！妳簡直瘋了！孫逸仙，我們愛他，尊敬他，但是他的年紀是妳的兩倍，又結過婚，而且還是一個革命者，我絕不會同意這件婚事。」

她責罵女兒熱衷革命昏了頭。

父親的反應較為冷靜，宋查理說：「妳先別著急，讓我問清楚再說。」宋查理對自己最鍾愛的女兒說：「慶齡！這事在你不曾到家的時候，就同意了嗎？你這次回來，是不是就是爲了這件事情？」

宋慶齡說：「是的，爸爸，我很有把握。我以前一直希望爲革命工作，現在自己知道，我在日本和孫逸仙在一起時非常快活。爸爸！媽媽！我求你們同意！」

宋夫人倪桂珍非常堅決的回答說：

「不可能！決不同意！」

宋查理面對著妻子與女兒僵持的情景，他頗爲猶豫，他愛他的女兒，更諒解他的妻子；慶齡要嫁的對象是她的革命同志，真讓他爲難。這時，宋查理唯一的作法就是「拖」，等待大家都冷靜下來，再作決定。於是宋慶齡就不得不繼續留在上海。

宋慶齡在等候孫逸仙的回信時，心想：「你要我先告訴父母再決定的辦法，得到了這麼樣的結果！我現在只爲了我父親，才留在

這裡。你是認識他的，同時你也知道他既然叫我等，我不得不等。但等待真是一件苦事，是非常痛苦的事。就等待我母親的意見來說那麼等待完全是白費工夫啊！」

宋慶齡在等候父母意見時，一直留在上海。母親不贊成他們的婚事，意見一直不變，父親還有轉寰的餘地。宋慶齡迫不得已將她和孫逸仙的婚事告訴了正在美國，平日與她最親愛無話不談的妹妹宋美齡。

一九一五年秋天，在衛斯理大學三年級讀書的宋美齡向哥哥宋子文拍發一通電報：

「家裡有重要事情發生，週末來這兒一趟！」

半夜離家奔投東京

宋美齡見到宋子文向他展示慶齡姐的來信：「……在前幾封信裏，妳大概已經知道，我早就希望回到日本去，父母親卻表示反對。母親所以不許我去，是因為反對和孫逸仙在一起。父親所以不許我去，是因為他要我詳細考慮，要有相當的把握。我已等了好久，可是母親的意志，仍舊不會改變。父親的心，在我表示有了把握後，早已同意了。美齡！你接到這一封信的時候，我恐怕已經到了日本，和孫逸仙在一起。我走時將會是迅速、秘密而又不會通知任何人；我想你或許會把這種行動視作私奔。由於家庭對於這次婚事的不同意，因此我們在日本的婚禮，也將非常簡略隱密。這是請你告訴子文……美齡！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做決定有時非常痛苦，但是我卻很堅定。」

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，宋子文和妹妹宋美齡一起讀信時，美齡的眼中充滿淚水。

宋子文說：「這件事我們只能看著發展，沒法子止住它！」當她遇到孫逸仙時，已經註定事情要這樣發展下去。」

隨後宋子文攤開一張報紙說：

「你看我在火車上時，在車站上看到的是什麼東西！」一張報紙標題上說，上海宋氏的第二位女公子現已私奔往日本，與中國革命領袖孫逸仙結婚。

一九七八年，宋慶齡八十六歲那年，曾對日本作家仁木文子談到這段情奔的過程：

「我父親雖然反對，但我趁家人熟睡中時逃出來，乘船至日本，父親立刻趕來，但已是結婚後，也沒辦法。」

在對其友人談論到此一情節時宋慶齡曾表示，她是晚上趁父母熟睡中，由奶媽協助從窗口逃離家中，隨後由孫中山追隨者朱卓文協助，迅速離開上海前往東京的。

（註）知識崇拜是名教授大作家某先生所創的名詞，他在中外雜誌沙坪之戀一文中說：「好幾位風姿綽約，才華出眾的女同學都為她們老師的淵博學問及高雅風度所傾倒，不待老師追求便自願托以終身，由同學升成了師母，有幾位還是白髮紅顏。教書而能贏得紅粉知己，教書亦足千秋了。我們稱這種戀愛為知識崇拜，以示有別於金錢崇拜。」宋慶齡在孫中山死後數年，曾經和才高貌醜的學者楊杏佛（銓）作了親密的朋友，她能不嫌楊杏佛的貌醜除了楊能滿足她生理上的需要外，最重要的是看上楊杏佛是一位有才華的學人。說宋慶齡是個知識崇拜的女人當不為過。